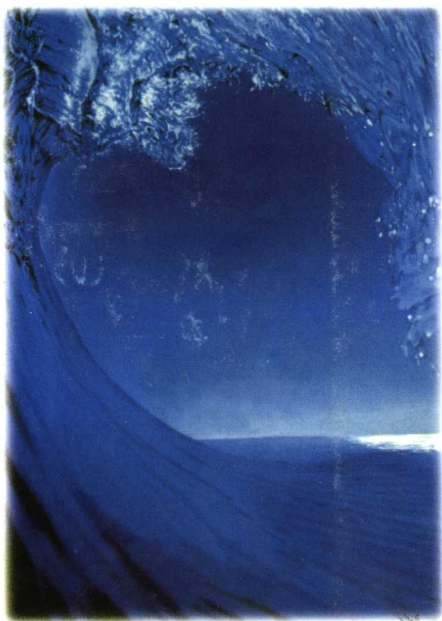


海在呼唤

王泽群 著

这一份执著这一份求索
剑胆琴心苦思喋血
这一种向往这一种情怀
雄心万里倚剑天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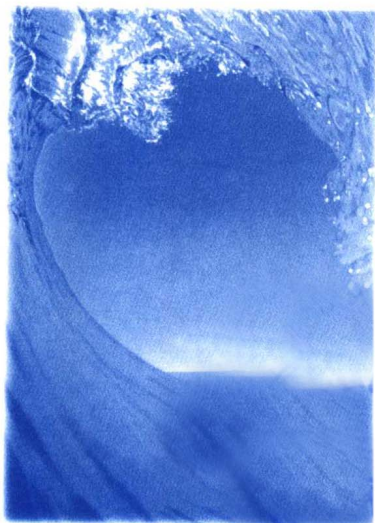


青 岛 出 版 社

海在呼唤

王泽群 著

这一份执著这一份求索
剑胆琴心苦思喋血
这一种向往这一种情怀
雄心万里倚剑天外



青 岛 出 版 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贺中原

封面设计 范开玉

海 在 呼 唤

王泽群 著

*

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

(青 岛 市 徐 州 路 77 号)

邮 政 编 码:266071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胶 州 市 印 刷 厂 印 刷

*

1998 年 11 月 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 第 1 次 印 刷

32 开(850×1168 毫 米) 11.75 印 张 2 插 页 280 千 字

印 数 1—2000

ISBN 7-5436-1852-4/I • 286

定 价: 17.50 元



作者简介

王泽群 山东青岛人。汉族，年逾不惑。12岁罹家难，14岁踏入社会，在地排车的木柄上领悟人生，在三班倒的工作中理解努力；17岁再求学，21岁分配至青海高原，在盐碱地里播种懂得了荒芜，在戈壁滩上造河知晓了荒诞；25岁入“五七干校”，26岁再进工厂，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两年，33岁时转入文化“战线”迄今。有书5种，电影5部，话剧、歌剧、京剧、舞剧、电视剧80余部（集），诗，散文、小说、评论等400多万字。数十次获各类各式文学创作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央电视台特邀作家；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作研究室主任。国家一级编剧。

上 卷

第一章

那一片蓝蓝海哦 是你的梦幻
那一片海蓝蓝哦 是我的爱恋
就这样携手相牵相依相偎一百年又一百年
就这样风雨同舟同恩同怨一万年又一万年

1

菲利浦球与上海球已很难有所区别。

姚琴每次打球的时候，脑子里总是转出这个念头且挥之不去。质量。质量。球好需要质量，人好需要质量，生活好更需要质量，而我们现在能有几件事谈得上有质量啊。这念头有时候缠磨得她挺痛苦。

这是天海大酒店里的网球场，四星级的酒店，两幢高可摩天现代化大楼之间有这么一方绿色网球场。凉椅，阳伞，小小吧台。设施的确不错，服务也是第一流的。那些中国的中学毕业生去了一趟新加坡培训，似乎是大开了一次眼界，长了许多见识，他们很看重在这样一家蓝海市最有名气的酒店里做职员。从服装，到待遇，到上下班乘坐的班车，明亮亮的带着一种四国八方

合资企业的豪华气派。当然，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也基本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款爷和富婆比比皆是。特别是中国的高等华人，出手阔绰，慷慨大方，若论小费，总是他们出得多，好像出少了会被这些也出过国的“小小子”、“小小姐”看不起似的。他们付钱的方式也和外国人不同，外国人是随意的，没有客套或是做作；中国人付小费时却是居高临下式的，有一种“我送给你的”的慷慨和傲慢。

中国人啊，中国人有了钱和没有钱，都难。

从姚琴到日本派司神木株式会社中国分公司做兼职职员那一天开始，按照日本的规矩，一、三、五的下午总有两小时的体育运动，网球、保龄球、台球、游泳……职员可以任选，但原则是要运动。麻将、桥牌都不行，必须是跑动起来的运动。用总裁川宏山船的话来说，是要像洗桑拿一样洗出诸位的热来的运动，保证大家饱满的敬业精神。

姚琴选择了网球。她一是有基础，曾经拿过市少年女子组的亚军；二是不想在日本人面前丢份儿。保龄，台球，她都要从新学起，至于游泳，她还真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封建意识——我干么和你们日本人一起游？让你们觑空儿欣赏我修长的腿和丰满的乳房吗？对不起，这可都留给谭涛了。恰好川宏先生也是一位网球爱好者，若论技艺，还可能略胜她一筹；但总裁先生很有绅士风度，他很少打出刁钻古怪的球来对付姚琴，而是很像她小时候学球时的那位老吕大爷，总是尽量地“喂”她，却又从不送软球。姚琴曾叫阵与川宏赛过几次，川宏从来不输，却也不让她输得特惨。他就像是一位大哥哥在陪妹妹练习，很有耐心地一点一点地提高她的技术和体力。对这点儿，姚琴对他是感谢又愤恨。情绪好的时候他们打得很愉快；情绪不好的时候姚琴就打歪球，让川宏跑来跑去。川宏这时候却特别兴奋，用日语大声鼓励她，说她

打得好。今天又是这个样子，刚刚接了谭涛的长途，说他已经抵达上海了，下午转机即可以到家。他特别强调了“家”，且话里透出心上的欢喜。姚琴明白她一年多的时间里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没有用了，她想哭，却又没哭，只是冷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我去机场接你。”就放了电话。她接着便要求提前运动——打球。她想也许运动运动可以分一分神，排遣一下她这几天里的不稳定情绪。但是真正挥拍打球了，她才知道，不行。没有任何一种办法可以使她真正分神，她必须面对一个她盼了很久很久，盼得心都疼得让人欢喜的事实，但这又不是她希望的那种样子的事实。

谭涛啊谭涛，我心爱的人，你真的，就这样回国了吗？……

姚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心思打球。她的心，像一颗卫星，一直在环绕着那个正飞越大洋归来的谭涛的心的“六合八方”飞行！

昨天，不，前天，谭涛和她通最后一次国际长途的时候，姚琴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让谭涛一定要考虑好了再做决定，谭涛却在电话里笑嘻嘻地说已经晚了，他已经把所有的归国的手续全办妥了。他说，我在外边，是客观的，是有比较性的；你在国内，是主观的，是缺少一些比较性的。除了我们自己，没有谁能够救中国。如果连我们都不想或是不努力去救，那么，中国还有希望吗？中国，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的亲娘啊！姚琴说我没有让你不爱国，我只是让你在国外选择一个更适合于你发展的环境更好地工作。谭涛说在你身边，在中国，简言之就是在蓝海市，就是最适合于我发展的地方。我知道我自己，我觉得我也知道你。我们在最初相识的时候就说过，我们要做有为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在海洋科学领域大展宏图。这是两人之间的情话，不是说在会议上，写在报纸上的口号。姚琴说可是现在这里一切都变了，有了大的变

化。从六月以后，不，从去年我去日本公司里兼职，我就有了新的想法。谭涛说你的想法是单向的，不符合我们最初的双向协议。而我的决定，符合我们最初议定的文本。我的归国，就是正在执行我们议定的文本。何况，也正因为六月的事儿，促使我必须立即回去。姚琴急了，说你真是个笨蛋。谭涛说你现在才知道呀，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更知道，你最喜欢的就是像谭涛这样的笨蛋。姚琴说我没法和你讲清楚了。谭涛说不用讲清楚了。我回去之后，你可以跟我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讲上一辈子。亲爱的，我一辈子都愿意听你讲啊！……姚琴说你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个什么模样。谭涛说可是我知道我心中的中国是个什么模样。姚琴还想说些什么，谭涛却告诉她说，琴琴，你不用说了，我已经办完了全部的手续，就是现在想留在这里，这里也不会让我留了。中国见吧！……

上海的班机是18时10分抵港。夏日天长，太阳还会落。

姚琴不知道六年之后，两千多个思念的日夜，在今天太阳还没落时的重逢会给她带来一种什么感觉。球打得一点儿也不顺，尽管她今天特意选的是上海球。

当川宏山船正去拾球的时候，姚琴做了一个手势：收拍。

川宏山船先生一愣，说：

姚小姐，时间可是太早了呀。

姚琴一笑说：

对不起，我累了，而且，有点事儿。

姚琴比平常早了四十分钟收拍，她确实不想再和川宏山船先生打下去了。

她想，我总得收拾一下，收拾得比平常任何时候都好看一点吧……

宋大江为聂文虎扶纸的时候，心里挺纳闷：这小子，经常出点儿新花样！好好的一条横幅他为什么要倒着写？先是一个惊叹号“！”，然后再写一个“你”，当聂文虎正准备再写“迎”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了：

哎哎！伙计，有你这么写字的吗？

聂文虎却极不耐烦：

扶好了！这字是我写，还是你写？你要能写，你写！

写是你写，但没你这么个写法的。

聂文虎眼睛都斜了：

怎么？我这么写犯法？

你少上纲上线。这一阵子你还真是学习多了。

你说犯不犯法吧？

法倒是不犯。可是我看着别扭。

笑话。我不别扭，你别扭的哪一门子啊！既然叫你扶纸，你就给我扶好了它。

宋大江在教研室里素以脾气好而著称，聂文虎又是他的铁哥们儿，他知道聂文虎今天写这条横幅的气不是在字上，而是对那位远在澳大利亚获得了双学位的博士谭涛先生选在这个时候回国极有意见。别人这回儿想出去还出不去呢，你获了双博士学位，在哪儿不是有远大前程？你这个当儿急霍霍地要回来干什么？要说想情人，姚琴正忙着办理出国，好像都有点儿门了；要说爱国，出国难道就不能爱国啦？要说出风头，你谭涛不是那户的

主儿。原因只有一个，吃西方大菜吃腻了，想回来啃咸菜窝窝头就菠菜汤！……但宋大江不去说破他，宋大江只就事儿论事儿地和聂文虎争辩，他边扶纸边说：

你这个人啊，就是有点儿邪。欢迎自己的哥们儿回来，哪有这么写的？不怕写逆了气？

聂文虎刚欲动笔，听了这话，又停了笔：

好。我倒是问你，这字该怎么写？

喏。这是个欢迎横幅嘛，应不应该图个吉利？要想顺气儿，就应该从左到右：谭涛，逗号；欢迎你！惊叹号。

那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倒着来了嘛。

哼，我倒着来了，你正着看正着念不就得了吗？现在的事儿，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是这么个道理——他倒着来，你正着看；他正着来，你只能倒着看了。

宋大江笑了：

行了，虎子。知道前些日子让你多上了几天学习班，心里的气不平。你非党非团的，什么事儿也没有，你少发牢骚，真发牢骚也轮不着你。你刚才这话，就是谬论。

谬论？我看谭涛选了这么个时候回国，才典型的一个傻巴子谬论哪！他犯的哪一门子傻！扶好了！

聂文虎我行我素，硬是倒着把一条欢迎横幅写好了，那字写得仿曹全，学张迁，却又确实有他聂文虎自己的感悟自己的风格。

宋大江嘴上没说，心里却挺佩服。他小心地把字儿晾着，打了一盆水，取了肥皂，才对聂文虎说：

哥们儿，《红旗谱》上朱老忠怎么说的来？“出水才看两腿泥。”

聂文虎边洗手边说：

你少给我上政治课。我出十回水，腿上也沒泥。

3

谭涛在获得了澳大利亚王子海产学院双博士学位之后，在1989年的盛夏的风云满天时刻匆匆回国，在蓝海海洋大学里确实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人们很难猜测出他本人的真正动机，但却充满了好奇、欣赏与怀疑。

李帆在学校行政处，为谭涛找处长要房子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那位谢顶凸腹的大老徐特别相信谭涛今天—8月17日18时10分将飞抵蓝海，且必须于今晚住进本大学。

大老徐一身酒气，连呼呼的呼吸里都带着过量的乙醇分子，这使李帆心里产生了许多逆反情绪。他很不愿意与他对话，但是，谭涛今晚的住处却必须解决。他只能忍着不满，听大老徐醉里马虎地询问：

他真说了他回来？从澳大利亚？

李帆无言，只是肯定地点点头。

大老徐似乎仍不愿意相信，又醉醺醺地追一句：

他打的国际直拨？

李帆又点点头，仍是无言。

他打，他打的……是你亲自接的？哪天？

李帆终于耐不住了，他竭力压抑着火气说：

我亲自接的。昨天。现在，他该到上海了，从上海转机，今晚就到。怎么？你还不大信？

大老徐打了一个酒嗝，喷出许多恶气。李帆赶快躲了。他自己却不觉得，仍然自言自语似地说：

我？我信我信。我现在是什么都信，什么也都不信。你说，他要是昨天给你打完电话，又去上他自己的课做他自己的实验去了呢？……好几个，好几个啦，都是这么个办法。电话还都是我亲自接的呢。我这里好一阵忙活，又是准备又是欢迎，什么都给他置办齐了，得，人家那边连个影儿，别说影儿，连个信儿，别说信儿，连个风声也没有了。弄不好，找都找不着了，你看我这边……

李帆真被这酒气熏天、大腹便便的徐处长惹火了。他是春天从日本北海道归国的，但是他有家，有文凤，有欣欣，他不曾为了住所问题与这位行政处长打过什么交道。而谭涛不同，谭涛的家不在蓝海。钟教授特意嘱咐他，对于谭涛的回来，我们一定要把一切事项安排好。谭涛这时候回来，本身就意义非常。我们，教研室，系党支部，是一定要让他感到非常非常温暖、非常非常人情的。他理解钟教授的这一番语重心长，更烦这酒迷醉汉的徐处长的穷叨叨，不就是个行政处长吗？若不是为了房子，一辈子不和你打交道。

他打断他说：

徐处长，今天，下午，18点10分，谭涛就到了。我们已经准备了横幅欢迎他了。他不会再去上课，也不会再在那边做什么实验。他已经拿了学位，双博士学位。

大老徐眼睛亮了一下，他想了想，又喘吁吁地说：

双博士学位？嗯，那我就更有数了。双博士？出国一下子拿了俩的不多吧？……行。先住研究生宿舍吧。嗯……D楼408还有个床位。我一会儿就让D楼服务生打扫打扫。

李帆真有点儿火了，他心里想，共产党怎么净养着这么一帮

庸才官僚来折腾学校，折腾知识分子！真想一拳把他打了太平洋里去算了！但他知道现在是求人，火还是不能发的，只能据理力争：

徐处长，这可是有政策的。谭涛回来，属于可以分配一套房子的归国人才。其实，我半个月前就找过你了，你也答应了，你不会喝酒喝忘了吧？

徐处长哈哈笑了：

我答应了什么？我什么也答应，什么也不答应。你以为我愿意喝酒？……我这是为革命喝的夺我老命的夺命酒。政策？什么政策？我有数儿，不用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的那位双博士真要是能回来，就是D楼408了；他若是不回来，这408我还得安排别人哪！

李帆哑了。他真是气极了。但是，你和这样一个酒鬼官僚，操着整个大学行政大权的家伙，又能说些什么？他想了想，平静地说：

处长，借用一下您的电话。

徐处长却豪爽地把电话一推：

请。你找了领导，也替我大老徐反映反映，我大老徐也是越干越糊涂，解不开这些毛疙瘩了呢！……



豪华的酒店自有豪华的办公设备及豪华的卫生条件。

姚琴到派西神木中国分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就被日本人豪华的气派刺疼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强

烈对比，不能不在她敏感的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在给谭涛的信中写过：

……就在离我们学校三公里的地方，就有人这样奢侈地办着公，电脑，传真，国际直拨，彩电，地毯，漂亮得一尘不染的洗手间；上午10点的咖啡和下午3点的果盘雷打不动；一、三、五下午从3点开始是运动时间。他们安排我一、三、五来工作是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我不知晓，但是我确实受了很大的刺激。我恨日本人，恨他们曾留给中国的耻辱，恨他们这么热情地接纳我和他们一起工作。可是，涛，也许不需一年，他们就可以给我提供奖学金，那样，我就可以和你一起在日本(?)最好是澳大利亚工作了！我盼着这一切，所以，这一切耻辱我也能够忍受……

而现在，不需要了。

谭涛不管她在电话里面的多次争执，毅然决然地打道回国了。为这事，他们争论过一百次了，因为舍不得那昂贵的国际长途费用，她甚至厚着脸皮使用过派西神木的电话，那位总裁，也是装懂不懂地任由她在电话里和谭涛吵架。

姚琴在洗手间里收拾好了自己，对着大洗澡镜子又修饰了一下口红，才推开门进了办公室。不出她所料，总裁川宏早已在他的办公桌前埋头工作着等她。

她一进门，川宏迅即把目光抬起来并颇有深意地一笑，用日语说：

您真漂亮。姚小姐。

姚琴一笑，说：

谢谢。总裁先生总是这样鼓励我们。

川宏哈哈大笑，笑过才说：

这么说，您是一定要去接他了。

姚琴仍然满脸笑意，她问他：

您说呢？

川宏很无奈地说：

当然了，从礼节上讲……

姚琴不等他说完即打断了他：

NO。从一切意义上讲。

川宏一愣，机敏地说：

是的是的。应该从一切意义上……哦，车已经为您备好了。
是不是需要我为姚小姐开一次车？

谢谢。司机就行了。我很感谢总裁先生对我的照顾。这大概是又一次破例吧？

NO。公司高级职员，接送亲友都是可以用车的。车与司机，随君调遣。

川宏说完，并不再看姚琴，立刻埋头于他的办公桌上了。

姚琴很懂川宏的心理状态，他不会有心思看函件的。窗外是海，海上一片阳光，阳光返上来，衬出西装总是那样整齐的川宏山船一头浓黑的卷发，这个漂亮且执著的日本人，他正在那里故作深沉地办公！姚琴忽然有点儿替他惋惜，惋惜什么她却说不上来。她轻轻用日语告了别，那一声“沙扬娜拉”说得轻而柔情，日本味儿十足，便迳直出门去搭电梯。

电梯门开处，姚琴刚刚踱出门就发现大厅沙发上，李帆正缓缓地站起来，她心上一震，忙掩饰地看看手表，时间还早，她才款款地朝李帆走去。

她笑了笑，说：